

# 奶奶的味道

□ 聂爱蓉

小城有一小巷，曰如意巷。巷里有一农家饭馆，里面的酱豆瓣很有名气。我慕名前往，尝之，果然美味。但总觉得比奶奶做的酱豆瓣少点什么。

中伏天，奶奶开始做酱豆瓣。挖两升黄豆倾在簸箕里，她就倚坐在木槌树荫下，佝偻着腰，指尖在豆粒间细细拨拣。阳光穿过叶隙，筛下蝴蝶般的光斑，在她花白的鬓角和微驼的肩头轻盈跳跃。

粒粒精选的黄豆，被倒入厚重的大铁锅。奶奶执一柄磨秃了的高粱穗刷子，沿锅底缓缓搅动。起初，豆子沉闷地滚动，像一群瑟缩的灰衣小僧。渐渐地，刷子所到之处，它们不安分地蹦跳起来，“噼啪”作响，似在抗议这猝不及防的滚烫炙烤。

豆壳在高温下绷紧，绽开细密的裂纹，宛如老人手背上蜿蜒突起的青筋。待焦香四溢时，奶奶铁铲一扬，“哗啦啦——”豆子们裹挟着木散的热浪，倾泻进竹匾。紧接着，擀面杖在豆堆上轻轻一碾，脆壳应声碎裂，露出里面圆润的豆瓣，淡黄，油亮。穿堂风溜进来，卷着轻薄的碎壳簌簌飞向墙角。竹匾里，只剩下赤裸的豆瓣，羞怯地蜷着，散发出暖烘烘、直钻肺腑的焦香，让人忍不住想捏几粒送入口中，一品它的芳香。

清晨，我和奶奶去采香椿叶。香椿树枝干黝黑粗糙，直指天空，树冠却浓绿蓬勃，宛如巨大的绿伞，撑开在天地间。

我踮脚探身，伸出手去，只听“咯嘣”一声脆响，指尖猛地一沉，香椿已离枝，断口处立即沁出几滴鲜红汁液。空气里弥漫开一股奇异辛香，像搅动了天地深藏的秘密，浓烈又新鲜。此时，头顶忽然惊飞几只麻雀，翅膀拍打打打的声音搅乱了宁静，几颗宿露趁机滑落，钻入我的脖颈，一阵凉意袭来，舒服极了。

采回的香椿叶在水池里洗净，叶片舒展，水灵鲜亮，如同新妇出浴。奶奶支使我：“去，摘些香椿叶熬水。”酒红色的香椿水在锅里咕嘟冒泡，清澈透亮，蒸腾起一股温热奇异的香气。去壳的豆瓣浸入这红汤，酣睡一夜，个个吸得饱胀，挺着圆鼓鼓的肚子，满面红光。

奶奶把吸饱香椿水的豆瓣倒入一个干净的瓦盆，再一把一把撒上面粉，直到每一粒豆瓣都均匀地裹上面粉，此时的豆瓣似一粒粒刚出河床的鹅卵石，悠然落入初雪里。

豆瓣们彼此依偎着，在瓦盆里打滚，渐渐都滚成了毛茸茸、粉团团的小雪球，憨态可掬地簇拥着，静待一场奇妙的旅行。

奶奶在竹匾里铺上几层香椿叶，将裹上面粉的豆瓣薄薄摊匀一层，再严实实盖上一层香椿叶，最后蒙上细密的纱布。捂酱豆的仪式，便在这层层包裹中悄然开始。竹匾被安置在阴凉通风的角落，静待时光施展它神奇的魔法。

酱豆在竹匾里的发酵，是一场无声而剧烈的蜕变。这时候奶奶格外谨慎，不洗手、不换干净衣服是决不允许靠近的。捂酱豆的竹匾放在西屋，白天奶奶把门窗紧闭，晚上把窗户打开。许多个夜里，我隔窗望见奶奶站在竹匾前侧目凝神，似在倾听着什么。我好奇问奶奶。奶奶笑着说，酱豆用它的颜色、气味、声音在和人交流，你得懂它们的话。

最初几天，豆子们只是默默地躺在香椿叶间，莹白，圆润，像被封印的小兽，毫无生气。三五日后，它们竟悄悄鼓胀起来。空气里，开始游荡起一丝若有似无的酸腐气，不浓，却固执地往人鼻子里钻。豆与豆的缝隙间，隐约可见点点白色的绒毛，先是星星般稀疏，继而连缀成片，宛如初冬清晨降下的薄薄寒霜。

到了第七八日，那绒毛竟由雪白转为灰暗，继而透出暖味的黄绿色。此时的气味陡然变得浓烈而复杂，腐败的底子里纠缠着一股奇异的醇香，既像雨后翻开的泥土腥，又似深巷老酒坊飘出的糟粕醇厚。这气息飘出屋外，连邻家的狗都躁动起来，对着空气茫然吠叫。豆子们彻底脱胎换骨，暖黄的色泽褪尽，换上一身深褐，表皮布满深深的褶皱，活脱脱是风干缩水的橘皮。

透过竹匾的网格，偶尔可见一两粒豆子完全溃散成黏稠的浆状物，缓缓向下渗透，在香椿叶上洒开深色的印渍。这印渍不断蔓延，边缘又悄然滋生出一圈新的绒毛。

第十日，奶奶轻轻揭开纱布。此时的酱豆，指尖轻轻一触便酥软如泥，散发出一种极其复杂又醇厚的气息，是陈年谷仓的底蕴，是腐叶下新土的腥鲜。它们拥挤在竹匾里，骄傲地宣告着从坚硬到柔软、从单调单一到丰腴醇厚的华丽蜕变。

酱豆被投入宽口的陶盆，与粗砺的海盐相遇。骄阳之



下，一场更为漫长而深刻的发酵之旅开始了。为了让酱豆尽快完成这最后的升华，每日需多次搅拌、翻晒。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差事。

午后两三点，日头最毒。顶着白花花的阳光搅动酱盆，表层的酱豆晒得微微干瘪，呈现出深浓的酱褐色。灼热的气息蒸腾着，霸道地将那浓郁的酱香楔入鼻腔深处。我忍不住捏起一粒尚温热的酱豆送入口中，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咸鲜瞬间炸开，蛮横地攻占了味蕾的每一寸高地，奇异的香气便如生了钩子，丝丝缕缕往鼻腔深处钻，勾动一种隐秘的、近乎原始的食欲。酱香在舌尖弥漫，心上仿佛悄然绽放了一朵纯净的白木槿。

经过近一月的搅拌、翻晒，酱豆完全脱水汽，变得干燥、紧实，终于到了品尝的时刻。奶奶蒸好一锅喧软雪白的新麦馒头，从菜园现摘一把青红辣椒，洗净切碎，与酱豆同炒。霎时间，鲜辣的辛香、醇厚的酱香、沉稳的咸香在灶间热烈交融，勾得人食欲大动。

七月底，三姨奶如期而至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瓦罐，里面是她精心晒制的面酱。酱红色的浓浆静静沉淀在罐底，凝脂一般。炒菜前，挖一勺面酱在滚油里“嗤啦”一炸，奇香迸发，提色增鲜，一锅寻常的面条立刻被点化得活色生香。

三姨奶每年只在七月来我家一次，看望她的老姐姐。老姊妹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，白天一同劳作时絮絮叨叨，夜晚头挨头睡下还在枕边窃窃私语，恨不能把积攒了一年的牵念，都在这几日内倾泻干净。

三姨奶要回去了。奶奶默默地将那只空瓦罐仔细装满自家晒的酱豆。老姊妹俩互相搀扶着走到村口，粗糙的手掌紧紧相握，又缓缓松开，浑浊的泪光在沟壑纵横的眼角闪烁，珍重的话，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如今，奶奶走了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美味的酱豆了。

## 读懂黄河

□ 姚良

黄河自内蒙古河口急转南下，穿行晋陕峡谷之间，经壶口，跨龙门，至潼关关陵渡，与渭河及其支流北洛河等相汇后蜿蜒向东，过豫灵、阎乡、函谷关、大王，至古陕州城，即今三门峡市。它北依中条山，南靠崤山，地处豫西边陲，自古乃通秦连晋、承东启西的咽喉要道。这座峡谷之城因黄河之水的滋养，孕育出灿烂的文明；春可赏牡丹之花于召公岛上，红粉紫白似花海；夏可追长河落日于沿黄廊道，壮美风景如画卷；秋可看满山红叶于甘山景区，岁月悠然间有山河辽阔之感；冬可观天鹅曼舞于青龙之湖，优雅独特里有天地相融之趣。

如果将三门峡城区比成一座房屋，黄河自西而来，向东北而去，沿途经苍龙广场、三河广场、陕州公园，至“屋后”即黄河故事主题公园附近拐弯，经茅津古渡流向东南，至会兴又拐了弯儿，向东北流去，至大安，便可看见雄伟挺拔的大坝。黄河恰似将这“房屋”揽在怀中，如慈母疼爱孩子般，给予其无限关爱和陪伴。“房屋”前面，青龙涧河、苍龙涧河穿城而过，前者由东南流向西北，后者由南流向北，二者皆汇入黄河。

前几年，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，我只身来到三门峡工作。此前久居北京，做过几年文字编辑，也曾尝试出版创业，均未有所突破。那时想法虽多，却简单而模糊，高远而不接地气，总觉得人生在世应该谈名校、拜名师，写出一手好文章，日子久了，不免陷入庄子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的困顿。其间，虽然写过一些文章，或

应景，或抒情，或言物，或咏志，终究只是自娱自乐，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有何意义，思来想去终究还是模糊的。

我是豫东人，从小生活在平原，记忆中的房屋是坐北朝南，沙土岗不陡峭，田野平整，村庄格外稠密。到了豫西，领略了别样的自然风光，内心有一种天地之初的新鲜。每到闲暇，总想就近逛逛。记得一个周末，我开车从市区的迎宾花园出发，自银昌路行至铝厂转盘，拐入宋会路，过建设东路、经一路，很快上了王大路，约半个小时便到了大坝风景区。

第一次看到黄河是十几年前，那时赴京参加高校自主招生考试，先从尉氏坐客车到郑州客运南站，再到郑州火车站买票。火车驶出郑州城区不久，黄河大桥映入眼帘，桥下黄浪滚滚向开封奔腾而去，惹得车厢里不少乘客惊呼起来。的确，我被震撼到了，不知如何赞美，只脱口而出了一句河南方言：“真不赖！”

站在沿黄生态廊道眺望三门峡大坝，坝体雄伟厚重、绵延不绝，一端连河南，一端接山西，兼具拦蓄河水、调控、发电、防洪之能。坝体下方不远处的砥柱石，经千百年岁月洗礼仍屹立于波心，俨然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。砥柱山四周，清碧河水浩浩东流，与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相映成趣。

此前我印象里的黄河，多是下游郑州至开封段——那是用历史垒起的意象的黄河，深沉厚重，载着民族记忆的黄河。而中游三门峡境内的黄河，却是娟静温顺，

满是母亲般的慈爱。

大坝下的黄河水竟然是碧绿的。这一发现让我惊异不已。我独自站在廊道上，看着这碧波东去的景象，忽然对这条大河有了新的认识。它既是民族记忆里那条奔腾咆哮的黄河，也可以是眼前这般温婉沉静的模样。这或许就是黄河的另一种真实——在特定地段、特定时节，显露出不为人知的柔美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常常喜欢到黄河边散步。天际抹着层层余晖，浸染了蓝天，起伏的山势恰是黄河与天空的分界。近处，蜿蜒的木廊道通向远方，三三两两的人漫步其间。

这样的景致看久了，便会觉得黄河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宏大叙事，而是可触可感的日常。它陪伴着这座小城，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。就像那位将一生奉献给黄河的诗人所说，书写黄河未必非要气吞山河，亦可以从容平和地记录它与一座城、一群人的相依相守。

离开大坝，驱车返回市区时，我思绪万千。或许我不必如他人般，非要为黄河写些什么不朽诗篇。能在这座峡谷之城，静静地感受黄河的四季，记录下它与小城的点滴，便已足够。黄河的伟大，不只在于它的奔腾咆哮，更在于它如母亲般，日夜不息地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人民。

这般想着，心中豁然开朗。原来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，成为黄河的记录者。而我的方式，或许就是在这平凡的日常中，读懂黄河的温柔与包容。

## 暗香如故

□ 周子淇

校园东南角的那排桂树，平凡得近乎寡淡。它们矮小、枝叶疏落，常年隐在苍松与教学楼投下的阴影里，如同戏台上沉默的龙套，被所有奔向操场与教室的匆匆脚步理所当然地忽略。在这喧嚣的校园里，它们似乎从未有过被瞩目的时刻，只是静静地守着自己的角落，默默承受着岁月的风霜。

若不是那个秋晨，我大约永远不会为它们驻足。

那天，我抄近路穿过小径，心情有些烦躁，或许是前一夜的功课堆积如山，或许是与朋友的些许小摩擦，我的脚步急促而沉重。然而，忽然间，一阵甜香绊住了我的脚步。那香气不张扬，却有着缠绕的韧性，丝丝缕缕渗入呼吸，仿佛大自然最温柔的低语，悄悄拂过心田。抬头间，才惊觉——桂花开了。

米粒大小的花簇拥在叶片中，颜色是那样谦卑，接近枯萎的淡黄，仿佛生怕惊动了谁。可它们合力散发的芬芳，却温柔地包围了整个角落，甚至改写了空气的密度。那香气，如同一缕缕金色的丝线，细腻而坚韧，将整个空间编织成一个充满诗意的梦境。我站在那里，仿佛被施了魔法，所有的烦恼与急躁都在这香气中悄然融化，只剩下一片宁静与祥和。

我看见了树下的她。保洁阿姨正俯身清扫落花，佝偻的背影像一张拉满的弓。一年来，我见过她无数次：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照亮校园，她已经在擦拭走廊的护栏，那护栏在她的手中变得光亮如新；午间，她在食堂忙碌，收

起一个餐盘，那动作熟练而迅速；黄昏时，她拖着硕大的垃圾袋踽踽独行，那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拉得老长。我们习惯了她的背景般的存在，如同习惯呼吸却从未在意过的空气。

她打扫得极仔细，扫帚在青石板上发出沙沙的律铃声，那声音清脆而有节奏，仿佛大自然最和谐的乐章。扫净一处，她直起腰，轻轻捶捶后背。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桂花再次簌簌落下，几朵停在她花白的发间。她并不拂去，反而仰着脸，眯着眼睛望着满树金黄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一刻，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神圣的宁静与满足。她仿佛与这桂花融为一体，成为这秋日画卷中最动人的部分。

我忽然被击中了。这世上多少人如这桂花，甘居角落，不与繁花争艳，却将全部生命熬成浓香，无声地浸润着世界。他们从不需要舞台与掌声，他们的价值不在于被看见，而在于他们本身的存在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耀眼的光环，但他们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坚定的信念。

如今，每个路过的清晨，我都会稍稍放慢脚步。桂花终会凋零，但我知道，有些芬芳一旦存在过，便会渗入砖石，融入风里，成为这片土地上永不消散的呼吸。它会提醒我，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不要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的人，不要忽视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存在。他们就像那些隐藏在生活角落里的珍珠，虽然不显眼，但却散发着最耀眼的光芒。



## 中原山居

□ 陈鹏飞

如今，家乡的村庄周围遍布碗口粗的白杨树，山坡上也都是树。村民在村子里的房屋前坐着拉家常，凉风习习，鸡鸣声声，放眼望去，四面全是绿色的景，山风吹过，高耸的栎树松树梢掠过涛声，金色的光在林间闪着粼粼的波。

去年春天，在外地工作的表弟回老家把他老房子扒掉重新盖，新房子盖好后，三姑就从也从外地回来了。她没事的时候，就下地捡花生，上山摘橡子，打酸枣。表弟说，三姑父健在的时候曾在坡地上种了一些板栗树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树上都会结很多板栗。我回老家时，三姑拿着竹竿去打板栗，回来把板栗剥开，去掉里面那层薄皮，丢到锅里配着小米和芋头煮汤熬粥，真是山村一道美味佳肴。

那段时间，我总喜欢站在小山村的坡顶上，看落日。余晖下，平整的麦田里，一块小菜园和它相伴，房屋后袅袅的炊烟升起来了，秋高气爽的山居图就这样呈现在我的眼前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去年我回老家翻新宅屋，每次从村里到镇上路过榆树庄那片稻田地，总会发现一群群鹭鸟在吃草的黄牛前飞翔盘旋，累了就落在牛背上休息。而三十多年前，这里并没有鹭鸟光顾。

# 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